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 二 章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五年 北京

34.3

【第二章】

本書根據經驗專家德米多夫
在中國人民大學講學所用之講義譯出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此草對南西大石礫地頗生有利

1. 2010年12月1日

[illegible]

11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成。黨內
布爾什維克派組織與孟什維克派
組織的出現（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時期）

第一講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間俄國革命運動的
高漲。列寧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計劃。
「火星報」爲列寧的計劃而鬥爭

講授提綱

- (一)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間俄國革命運動的高漲。
- (二) 列寧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計劃。
- (三) 「火星報」爲列寧計劃而鬥爭。

2603/21

同志們！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進入了自己發展的最高的也是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

這是歐美各大國的工業資本主義變成壟斷資本主義，即變成帝國主義的時期。

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其標誌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壓迫的加強，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加劇和尖銳化。

資本主義相對的和平發展時期終止了，開始了資本主義急劇向下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是為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所決定，是與為瓜分世界而引起的帝國主義戰爭相聯系，與最偉大的階級搏鬥和革命相聯系的。

列寧稱帝國主義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呢？

因為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馬上就要開始革命。

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三個矛盾。這是些什麼矛盾呢？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金融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為爭奪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為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間為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戰爭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逼近。

第三個矛盾，就是為數極少的、佔統治地位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多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

這種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種情況根本破壞了資本主義的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的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把舊的一繁榮的一資本主義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就是如此。

俄國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這不僅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最突出地暴露出來，而且因為俄國當時孕妊着革命的程度要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革命運動的中心從西方移到了東方，即移到了俄國。

在俄國掀起了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以世界上最革命的俄國工人階級為首領，而且這個工人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重要的同盟者。

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和軍事壓迫的策源地。

俄國沙皇制度的利益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打成一片了。因此，俄國無產階級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同時也就是反對世界範圍的帝國主義的鬥爭。

於是，俄國無產階級就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先鋒隊。

這樣，歷史發展的這一特點決定了正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的故鄉，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俄國工人階級的領袖列寧便成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導師。

因此，列寧主義是俄國和世界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列寧主義中，天才的總結了帝國主義時期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提供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

由此可見，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成長和形成起來的，當時資本主義矛盾已到達極點，無

產階級革命已成了直接實踐的問題，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經結束，已轉變成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

現在我們較詳細地考察一下二十世紀初即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間俄國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是俄國革命運動新的高漲的年代。列寧在說明這一時期的特點時寫道：「處處感覺到風暴的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着和準備着。」●

革命運動的高漲是與九十年代末在歐洲爆發的嚴重的工業危機相聯系的，這次危機很快就蔓延到了俄國。

在危機年代，俄國倒閉的企業達三千家之多。被拋入街頭的有十萬多工人，於是擴大了失業軍。俄國的工業危機由於各種原因顯得特別嚴重和持久。危機大大縮減了鐵路建設，因而也就縮減了冶金工業的產量，在其他生產部門中也引起了不正常現象。

九十年代的危機特別厲害地打擊了冶金工業。鐵和鋼的生產顯著地縮減了，有數萬冶金工人被解僱。

因此，我們看到，在危機以前的時期，紡織工業的工人是革命運動的先鋒、發起人，而在十九世紀末，情況就改變了。新時期中革命運動的先鋒已經不是紡織工人，而是冶金工人了。用列寧的話來說，這是「俄國工人階級中最發展和最先進的部分」●。

●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六九四頁。
●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九卷，第四二〇頁。

戰鬥工人的職業成分的這種改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工人中的新階層——大企業的工人和相當大的一部分熟練工人捲到革命運動中來了。

危機和失業不僅沒有削弱革命運動，相反地，它使革命運動更加尖銳，使革命運動獲得另一種性質。這是社會民主組織已在各地形成、革命的政鬥爭的思想已在羣衆中廣泛傳播的時期。

如果說前一時期「經濟派」由於順利的經濟罷工還能取得工人的信任，那末九十年代的經濟罷工就多半是以失敗而告終。

工人運動本身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人運動日益擴展起來，表現出各種新的形式。

工人的鬥爭愈來愈成爲革命的鬥爭。

經濟罷工再不能使工人滿足。他們從經濟罷工轉向政治罷工。

「經濟派」阻止工人進行政治鬥爭的企圖遭到了破產。工人愈來愈多地走向政治示威，提出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專制制度」的口號。

工人們在給「火星報」的信中寫道：「現在我們需要的已不是錢，不是小組，甚至也不是書籍，現在就教我們如何投入戰鬥，怎樣作戰好了！」

俄國每年一度的五一節對於從經濟罷工轉向政治罷工和政治示威，起了巨大的作用。

西歐各國的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力圖閹割偉大節日的革命內容。以列寧爲首的俄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則與之不同，他們一開始就賦與五一遊行示威以戰鬥的政治性質。

俄國每年一度的五一節爲政治鬥爭和政治示威開闢了道路。

俄國工人用新的有力的手段即政治示威（第一次政治示威的嘗試是在一九〇〇年哈爾科夫城）來補充舊的唯一的鬥爭手段——罷工。

這樣，俄國工人運動由於自己內在的發展，已從小組宣傳和經濟罷工的鬥爭過渡到了政治鬥爭和政治鼓動的道路。

一九〇一年的特點是在彼得堡、莫斯科、尼日涅—諾夫哥羅德、梯弗里斯、敖得薩及俄國其他工業中心都發生了俄國革命運動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規模的工人和學生的政治示威。

罷工的浪潮波及了大部分城市，特別突出的是這年彼得堡城奧布哈夫兵工廠的五一罷工，這次罷工開始於五月七日，是由於開除幾個工人而引起的，後來變成了工人和軍隊的流血衝突。

「奧布哈夫防衛戰」對國內革命運動有巨大的意義。列寧認為奧布哈夫防衛戰是羣衆性無產階級鬥爭新的最高形式即武裝起義的表現。

列寧在總結這個「新的激戰」時作出結論說，奧布哈夫防衛戰加速了武裝起義的到來。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梯弗里斯也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這次示威遊行是由斯大林和庫爾納托夫斯基領導的。列寧的「火星報」關於這點曾經指出，這次示威遊行「對整個高加索說來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從這一天起，高加索開始了公開的革命運動」。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因為抗議把高爾基從他的故鄉尼日涅—諾夫哥羅德驅逐出境，羣衆的政治示威擴展到許多城市。

從尼日涅—諾夫哥羅德城到雅爾達（當時高爾基被沙皇政府放逐的地方），凡高爾基經過之處，

都舉行了抗議遊行。

一九〇二年三月，巴士姆工人舉行了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運動，這些運動都是由巴士姆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組織起來的。巴士姆的示威激動了南高加索全境的工人和農民。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頓河岸羅斯托夫城發生的罷工，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罷工是俄國社會民主黨頓河區委員會領導的。罷工期間在城外開了幾次工人羣衆大會，到會的工人有時達三萬人之多，幾乎全城所有工人都參加了。

俄國社會民主黨頓河區委員會在罷工期間印發了十七種傳單，共達三萬份。

在罷工開始的時候，政府當局在這樣的羣衆運動面前感到驚惶失措，但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哥薩克開始用排槍驅散到會的工人。有些工人犧牲了。對死難者的殯葬形成爲反對沙皇政府暴行的強大的革命抗議。

這次罷工後來發展成爲總罷工，直到二十二天以後工人才開始復工。

這次罷工在全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列漢諾夫當時在「火星報」上寫得很對：「……羅斯托夫事件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即羣衆性示威遊行的時期。」

工人階級發動的特點在於這些發動帶有自覺的階級的性質。左洛托娃案件最突出地說明了當時工人的心情。事情發生在一九〇二年。在奇霍萊茨車站逮捕了一個女青年革命家左洛托娃，並被憲兵姦污了。鐵路工人聞訊以後，立刻湧向這些暴徒藏匿的車站的屋子。工人們搗毀了這間屋子，狠狠地把

憲兵挨了一頓，並堅決要求把左洛托娃的身體進行法醫學的檢驗。雖然政府很想把這件事暗中了之，但它終於不得不偵查這個案件。左洛托娃案件給全體工人一個深刻的印象。

高爾基的著名小說「母親」廣泛流行。高爾基把工人伯惠爾·符拉索夫當作主人公之一，這不是臆造的形象。高爾基根據索爾莫夫城工人彼得·查洛莫夫來描寫這個人物的。查洛莫夫在法庭上發表了演說，這個演說在全體工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〇三年廣大的工人運動又有了新的有力的開展。如果說一九〇二年有三十六個城市舉行了五一示威運動，那末一九〇三年就有一百六十三個城市舉行了五一示威運動。南方各地發生的夏季罷工實際上帶有總罷工的性質。工人階級已挺身奮起同沙皇制度作革命鬥爭了。

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影響之下，一九〇二年春夏兩季展開了強大的農民革命運動，特別是在伏爾加河流域、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和南高加索。

一九〇〇年發生過五十次農民發動，而一九〇二年就已增加到三百四十次。

無地和少地是農民不滿的主要原因。

列寧寫道：「問題的本質就在於俄國土地佔有制的一極，一千零五十萬戶（約五千萬人口）只有七千五百萬俄畝土地，而在另一極，三萬戶（約十五萬人口）却有七千萬俄畝土地。」●

農民運動首先就是反對地主，要求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

這對於所有農民都是有利的。農民運動的形式是各種各樣的，從搗毀莊園起到控訴地主爲止。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夕這一時期，農民採取的鬥爭形式之一就是罷工。農民聽到了工人罷工的消息。雖然罷工還不是農民所採取的主要的鬥爭手段，但是這種手段已在農村中被大家所公認。

誠然，農民有時是按另外一種意義來應用「罷工」這一字眼的。例如，他們說：「您聽說我們是怎樣對地主實行『罷工』的嗎？」我們實行「罷工」的方法就是：焚燬地主的莊園，殺死地主。這也叫做對地主實行「罷工」。

有時整村的農民起來襲擊地主的財產和莊園，瓜分儲糧庫和住宅。宗教事務院雖向各教堂發出通令：「凡有發生騷亂危險的教區，着令該教區的神甫根據『神話』提出警告。」但這也是徒然的。

「神話」對農民已不起作用了。沙皇政府日益深信：對付農民已不能再僅僅限於鎮壓、鞭撻和「神話」了。

但是，有許多農民還相信「沙皇老爺」，還相信沙皇會保護他們。曾有這麼一回事，軍官命令農民們散開，而農民回答說：「胡說，你不敢開槍的，沙皇沒有下命令。」

有時農民還向沙皇提出天真的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交還給農民。

雖然有這些缺點，農民運動還是繼續高漲起來了。

正是由於農民運動的壓力，沙皇政府才於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頒佈了一個法令，法令中提出「採取緊急辦法廢除限制農民的連環保制度」。

同時，在一九〇三年又廢除了鞭撻農民的制度。

然而，主要問題即土地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只有用革命手段，用推翻沙皇制度的手段才能解決農民和地主在土地問題上的爭端。

在工農革命鬥爭的影響下，青年學生的反政府運動也加強了。但是如果說以前大學生是政治發動的發起人，那末現在他們已不再起這樣的作用了。

以前，在一首歌詞中唱道：

「大學生先發動，

知識分子來響應，

爾後是人民。」

現在情況根本改變了。首先發動的已是工人，然後起來響應的是農民，而這一運動又鼓起學生運動，推動自由資產階級趨向左傾。

自然，不能機械地來理解這種情況。

迫害青年學生的一切暴力行動和學生的一切抗議，也引起了工人羣衆的響應。

列寧提醒工人階級說，革命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優秀代表過去曾爲革命效過大勞，成千的革命家流血犧牲，受盡沙皇制度的折磨，他們以此證明他們是能够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

列寧曾說過，「如果工人對於政府派遣軍隊去鎮壓青年學生這一事實表示漠不關心，那末他就不配膺受社會主義者這一稱號。」

大學生曾幫助過工人，工人應該幫助大學生」●。

一九〇一年一月，沙皇政府把基輔大學的一百八十三個學生送去當兵，接着又實行了其他高壓手段。全國各大學學生爲回答政府這種舉動，遂於一九〇一年末和一九〇二年初實行全國總罷課。參加這次罷課的達三萬人。

各學校裏成立了學生的領導團體——學生委員會，各政黨都爲爭取擴大在這些學生團體中的影響而鬥爭。

在許多大學裏，學生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都是社會民主黨人，因此，黨組織就能充分利用許多大學生作爲鼓動員、宣傳員、組織者和通訊員，而各大學的房屋便用作碰頭和集會的地方。

在學生所舉行的大小會議上發表熱烈的革命演說，高唱革命歌曲。甚至在培養檢察官的雅羅斯拉夫城傑米多夫法律專科學校這樣的學校裏，學生們都唱着這樣的歌曲：

「我已找到，朋友們，已找到

使我們遭受災難的

萬惡的罪魁：

一切歸咎

全俄的國徽，

歸咎

口蜜腹劍的

雙頭鷹」

工農的革命發動，特別是沙皇政府對學生的壓迫，迫使自由資產階級和那些把持着所謂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地主們也只好動作起來。

自由派最害怕革命，他們認為沙皇政府的「極端行動」會使革命運動加強起來。他們「抗議」沙皇政府底「極端行動」，是想一舉兩得：

第一，「開導」沙皇；

第二，博得人民的信任，使一部分人民離開革命，從而削弱革命。

自由派懦怯地要求沙皇容許他們參與國家大事，要求沙皇恩賜杜馬和憲法，但是沙皇把這些要求稱為「荒誕的幻想」。

當沙皇政府發覺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趨向左傾時，才着手籠絡他們。

一九〇四年秋，自由派斯瓦德博爾克——米爾斯基侯爵被任命為內務部長（代替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死的普萊維），他宣稱「信任的時代」開始了。

自由派的宴會開始了，宴會上自由派的演說和美酒交流。自由派為來臨的「春天」陶醉了。

阿姆費加特洛夫當時很確切地在一首四行詩中表達了自由派的這種情緒。請看這首詩是怎樣寫的：

隨時隨地我都傾向左翼……

那怕是衝擊了沙皇真理……

普萊維統治時我如死人般沉默，

米爾斯基上台我就有話說。

誠然，地方自治派自由主義運動對於沙皇制度底存在並沒有任何危險，但它畢竟是表明沙皇制度「永存」柱石情形不妙的一種明顯徵兆。

由於地方自治派自由主義運動的結果，在一九〇二年成立了資產階級的「解放」社，而這個「解放」社就是後來俄國主要資產階級政黨，即立憲民主黨的骨幹。

由此可見，在第一次俄國革命前夕，自由資產階級已開始組成獨立的政黨，這個政黨力圖控制工農羣衆運動，以便引誘這種運動離開革命道路，力圖使這種運動爲爭取自由主義的改良而鬥爭。因此，當時俄國資產階級實質上已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

爲了對付這種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沙皇政府做了些什麼呢？

沙皇政府所擁有的一切暴力工具都動用起來了。血腥的鎮壓、槍殺工人和農民、鞭笞、大批的流放、逮捕和判處苦役、殘殺以及其他野蠻的暴行，沙皇政府就是這樣和即將來臨的革命作鬥爭。

雖然如此，運動並沒有被削弱，而是日益增長了。於是沙皇政府決定走上警察社會主義的道路。

警察社會主義的實質是什麼呢？

警察社會主義的實質就是要掩蓋和撲滅工人意識中的階級團結精神，就是要掩飾沙皇政府是殘殺人民的劊子手這一作用，就是要欺騙工人，說通過和平手段他們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狀況。

於是，沙皇政府就來企圖建立一種受憲警監護的僞工人組織。這種組織當時被稱爲「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或祖巴托夫組織（以莫斯科暗探局局長祖巴托夫上校而得名）。

一九〇一年，祖巴托夫分子創立了機械生產工人互助社。

在他們的領導下，舉行了許多次的經濟罷工，結果工人只爭得了企業主一些微小的讓步。

沙皇暗探局通過自己的暗探竭力欺騙工人，硬說沙皇政府自願幫助工人來滿足他們的經濟要求。

祖巴托夫分子向工人說：「既然沙皇站在工人方面，那你們又何必從事政治活動，何必進行革命呢？」

祖巴托夫分子腐蝕意志不够堅定的和經驗不够的工人。在這方面還有牧師來協助他們。

祖巴托夫分子在好幾個城市裏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他們設立了一個組織與領導工人閱讀書刊的專門委員會。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這樣一幫反革命分子，如主教莫沙斯基、莫斯科書報檢查委員會主席、「莫斯科新聞報」編輯卡特柯夫、有名的叛徒列夫·吉洪米羅夫（曾任「民意公報」編輯）等人。

但是，到一九〇三年，工人運動廣泛地開展起來了。爲了不致喪失工人的信任，有些祖巴托夫分子，例如在敖得薩的沙也維奇，就來參加領導這一運動，沙皇政府於是不得不解除祖巴托夫的職務。

加邦牧師便是祖巴托夫在彼得堡的幫兇。一九〇四年，加邦按照祖巴托夫組織的樣式建立了一個名爲「彼得堡俄羅斯工廠工人大會」的組織。

加邦把下面兩個原則作爲這一組織的基礎：第一，民族主義；第二，君主主義。

一九〇三年十月，羅普海在向警察廳廳長的報告書中寫道：

「……基本思想就是力求在工廠工人中建立巢穴，在這裏將傳播俄羅斯精神，真正的俄國精神，從這裏將飛出一羣有才能保衛自己沙皇的健壯而英勇的小鳥。」

但是沙皇暗探局力圖控制工人運動的企圖並沒有成功。工人階級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把這種警察組織掃除了。

工農運動的高漲和革命時機的顯然逼近，都迫切要求建立一個能領導革命運動的統一集中的政黨。

但是，要在俄國建立這樣一個政黨的任務，比起西歐來是更爲困難的。爲什麼呢？原因就在於：第一，大家都知道，西歐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產生的，而且多半都出自職工會。

這些黨相繼成立後，即進行公開的合法的活動。

在俄國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却是另外一種情況。

俄國革命運動的每一步都要遭到迫害。

沙皇政府殘酷地迫害人民的先進代表人物，無情地摧殘革命的和反政府的組織。因此，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就不得不秘密地在地下進行，在鎮壓和迫害的狀況下進行。

第二，黨是建立在有數十種少數民族聚居的國家裏，在這裏，沙皇政府不斷煽起這些民族之間的